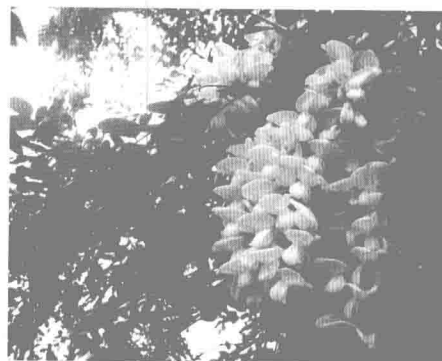


雨的记忆

陈海文散文精选

雨的记忆

陈海文散文精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的记忆/陈海文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8

(文海作家文丛·第3辑/黄敏主编)

ISBN 978-7-5063-4821-8

I. 雨…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537 号

雨的记忆

作者: 陈海文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书香文化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长岭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240mm

字数: 394 千

印张: 22

印数: 001-2000

版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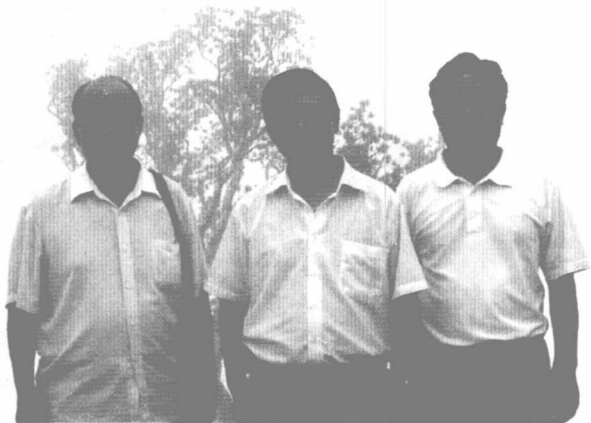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3-4821-8

定价: 32.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六十年风雨记忆
感恩我勤劳善良的
朋友和乡亲
献给我光荣伟大的
祖国和人民



烟雨蒙蒙游沁园

左起：陈海文 王剑冰 蔡云川

2007 河南省散文年会暨神农山笔会合影留念



放情神农山 二排左四为作者

2007年7月13日至15日，河南省散文学会年会暨神农山笔会在沁阳市委市政府的协作下隆重召开。南丁、孙荪、郑颜英、刘学林、何新年、王剑冰、王幅明、邵丽、王钢、乔叶、胡亚才、蔡云川、于为民、张鲜明、赵立功、葛一敏、张天福、刘传俊、陈海文、李海波、阚则思、奚同发、李茂山、马广骥、陈泽来、孙勇、黎延玮等参加了会议。作家们就河南省的散文创作态势及各自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研讨，并且就乡村题材写作、小说化文体写作、诗性文体写作等进行了交流。同时，也把河南的散文创作力量在全国的散文平台上进行了比对。会议期间，大家乘着雨兴游览了神农山，参观了朱载堉纪念馆。

(转载于《散文选刊》2007.9期)



老同事 老学生 前排左2为作者



新春正月，老学生拜年来。

2002年新春

《雨的记忆》序

王洪应

我对陈海文先生很敬重，原因很简单，许是文学上的同路，许是惺惺相惜。他眼镜后面有一双智慧和温和的眼睛，总是微笑谦逊，让人感到亲切，他有温文尔雅的长者之风。我见他虽然不多，但每一次都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就像学生见到了对自己影响深远的老师，心里十分认同，彼此没有那种陌生人间的距离和俗套。从相识到相交，几年时间我们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相见，大多也是因为文学的缘故，除了第一次是讨论陈先生的作品外，其他或是组织文学活动，或是讨论刊物，我因在文联管文学创作，活动自然是要都参加的，有时因公务不能和陈先生畅叙深谈而感到遗憾。不过，每年春节时都能收到一个贺卡，看到陈先生亲手写的有关健康快乐的祝词，一股暖意便油然而生。

陈先生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学养深厚，谦逊正派的人。试想，一个1963年就毕业于正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当时的一般人比，那满腹经纶的素质要高于许多人。他知道当时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贫穷，几亿人在饿肚子。但那是暂时的，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是科学，是知识。然而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是要人去努

力做普及推广工作的，国家最奇缺的是老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陈海文先生毅然决然地投身教育，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在为家乡培养人才的事业中，一干就是几十年，把自己的青春韶华都贡献给了莘莘学子。他的扎实努力和人格力量，使得诸多有志向的青年人跟着他走，在浩瀚渊深的知识海洋里游泳搏击，采撷并拾取最漂亮的贝壳，把自己的袋子装得满满的，然后，他们再用掌握的这些科学文化知识，重新装扮自己的家乡，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中，发挥巨大的能量。几十年风雨坎坷，几十年尽心尽力，如今，当功德圆满桃李满天下该颐养天年的时候，陈先生仍在坚持搞文学创作、办刊物，为培养后人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这种执著这种坚守，怎能不让我们平生几分敬意？

陈先生给我们做了榜样，除了为人的榜样，还有为文的榜样。这本叫作《雨的记忆》的散文集子，我认为很是珍贵，不仅能给许多人带来审美愉悦，而且能给我们这些文学的后来者许多可资学习和效仿的东西。文学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挤挤插插的文学队伍里什么时候都是良莠不齐。既然搞上了文学，可贵的是坚韧，可贵的是踏实。有了持久不懈的努力，就会写出滋润人们精神的好作品。陈先生办事认真，他当然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精力有限，可是认准的路就一直走下去，即所谓“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是的，他满怀爱心和激情来写作，几十年来，一直在写。不求名利，只要喜欢。虽然没把自己写成一个和“鲁郭茅巴老曹”比肩的大家，也没有写的名利双收，但写出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写出了引人的文学魅力。其实，这就够了。中国的文学大厦，正是由于有那些大家和陈海文先生这样的踏踏实实去写的作家的支撑，才能成为人类精神的灯塔，促进人们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在陈先生的文章里，没有那些虚华的卖弄和俗套的造作，他的那些文字都是真情的流露和质朴的述说，而这些真诚和质朴，却越读越有味道，自然会让许多读者感动。正是这种写法，使得读者被牵着心

灵，和他一起走进他所描写的小村庄，到那里与生养自己的家乡和有浓浓亲情的乡邻一起体验人世间的真情。陈先生的生活之井很深，那就是家乡的人，家乡的事。他爱他们，他放不下这种“恋家”的情感，亲人们和乡邻们的亲情时时包围他，激励他，于是，就把这种感觉写下来，把那种真挚的感情传递给别人。就散文创作而言，这样的写法比起那些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作品来，无疑是上乘的。

以上数言，不知然否，权作为序。

王洪应：河南省文联正厅级巡视员、河南省文学艺术评论学会名誉主席。

长垣一棵树

——陈海文散文序

王剑冰

—

往往有一个习惯，认识了这个人，并知道这个人还会整一些文字，就急切地想通过文字更多地了解这个人；或是先读了这个人的文字，又对文字的感觉而产生了想认识这个人的欲望，而且总是想着，自己把二者相兼相容是不差多少的。对陈海文先生的阅读也是这样，但我几乎是同时感知他的人和文的，这让我十分坚信这一观点。他的人温和、平易、质朴、厚道，而他的文也是纯挚、厚实、本真、热情。我喜欢陈海文先生的人，也喜欢陈先生的文。

城市的餐桌上比较喜欢玉米饼、高粱馍、烤红薯了，但尝起来总觉得不如想象中的好吃，想象中的是什么呢，是过去的那种乡土味。不知道是土壤的改变，还是水质的改变，还是种子的改变，还是味觉的改变。目前兴起了一种归乡热，不少作家离开城市里舒适安逸的蜗居，到偏远的乡村弄一块地方居住并生活下来，他们或写作，或什么都不

写，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对乡土的新式体验。事实上很多作家都是从乡间小路上走出来的，乡间的泥土构成他们最初的情感和认知。他们离原本的生活越久，就越感到文字与情感的生疏，长久的喧嚣、挣扎，终使他们感到了厌倦，他们的这种归乡多少带有陶渊明式的文人情结。而陈海文先生却长久地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不离不弃，自得其乐，尽管他中间离开过几年，在大学里补充了知识的养分，但随即又返回到起点，在那个充满泥土气息和乡村情感的氛围里进行了长久不懈的体验与耕耘。

我把他耕耘的这片田地叫做蒲园。这是因为他长久地主编了一本影响不小的校园期刊《蒲园》，并编辑出版了一本本的《蒲园》丛书。蒲园这个名字让人联想，那是蒲公英的故乡，是风展翅的地方，是春天萌动的欲望，是雨尽情挥洒的天堂。

穿越高山与莽原的黄河，到了中原这个地带变得辽阔而漫漶、舒展而优雅。长垣的农家人长久地生活在黄河蜿蜒的怀抱里，那里有黄沙、有沃土，更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和芦苇，那是飘摇的乡土的歌谣。在这首歌谣里散落着叫不出名字的飞鸟和悠闲的牛羊，在这首歌谣里更有辛勤的弯腰的身影和一块块由劳动而织成的绿锦和黄毯。

陈海文先生的家乡西陈芦岗就是这首歌谣里的一个音符。而陈先生从小就在这歌谣里浸泡，慢慢浸泡成一颗丰硕的种子，发芽，生长，多少年后他竟生长成一棵大树，在蒲园里摇动着丰茂的荫郁。

二

我曾于几年前参加过陈海文先生的作品讨论会，会议规模之盛，反响之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立时就感到陈海文先生在当地的影响。

我曾在那次研讨会上说到陈海文先生在深厚的黄河滩地里挖到了一个坑，这就是陈先生的家乡情结。黄河湾里有着他的童年、青年及盛年的生活，我很喜欢他笔下的那种独特的乡音、乡情，那里边有长

垣人的质朴、厚道，有长垣人的不屈与坚持。我似乎看到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面，我说我希望陈老师能把这个坑深挖下去，挖成一口井，使之更深、更纯。没想几年后陈先生见到我还记得这句话，这使我很感动。自从认识了陈先生我就对他敬重有加，认为他是一个深有学识的人，一个怀志不移的人。

陈海文先生在二〇〇一年就出版了作品集《芸芸众生鸟》，他写散文也写小说，二者写得都很好，《芸芸众生鸟》中有一半就是收入的小说。写小说对于他创作散文很有帮助，比如叙事方式、人物素描、语言运用等。如他写给亡妻的《又是槐花飘香时》和《绵绵秋雨情》等散文篇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读时，总是泪花涌动。能够想象得出陈海文先生是饱蘸着对妻子的深深情感而倾注于笔端的。“我妻是穷苦一生的农妇，是一位东方贤妻良母。——往日的生活场景，清贫中的生离死别，时而浮现眼前，只有写出来，我这心灵的负担才能得到一些解脱。”于是我记下了这样的文字：

“村西，平展展的深绿的麦田里，直立着一棵小槐树，从上到下开满了花，远远望去，像一个素衣少女低头肃立。那地方就是她的坟墓——儿女知她心，今春从家里移过去一棵小槐树，竟成活开花了。我把槐花摆放在坟前，轻轻地叫了一声她的名字，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

这是《又是槐花飘香时》的结尾。那个伸展开去的远景似从作者的心田拉出，照应了文章的题目和全文的情感。

“连绵秋雨，一下便下个透。秋雨冲洗着金黄的谷穗儿闪亮的豆荚，冲洗着青凌凌的萝卜红的绿的苹果，秋雨将新翻的土地砸实落，催促麦苗儿穿出地皮……秋雨，像农妇一样的实在。”

这是《绵绵秋雨情》的开头，它提领了全篇，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作者的心情，让文字进入一种秋雨一样连绵的情绪之中，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三

多少年中，我同陈海文先生成了文学好友，他不断地把他所主编的刊物《蒲园》寄给我，也给我写过关于我主编的刊物的意见和建议，字里行间总是洋溢着质朴而纯真的文学友情，也表露出一个作家对文学的执着。有一次见面我对陈先生说你是长垣的一棵树，我的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陈老师以自己的不懈，长期坚持，奋发向上，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终于长成一棵让长垣人骄傲的文学之树，这棵树老而弥坚，风华更茂。另一个意思，是他长久地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并以培育长垣的文学新人为己任，多少年来他就像一棵大树坚毅地举起了一面绿色的旗帜，很多的小苗一茬茬地在这棵旗帜下茁壮成长。

陈海文先生又要出版一部散文新书《故乡人》，这是他在沙坑中深挖的又一口井，这井是黄河滩地里独特的源泉，是带有着清凌的、淳厚的乡村口感的佳酿。

散文是一种文体，对散文作家来说，它又是作家的一种人格，一种生活方式。陈海文先生“二线”和退休后的方式就是进入散文的文学方式。评论家肖云儒说：散文大约是最真态的文体了。小说家的心，常常躲在人物的情节浓重的云霓后面，诗人的心又多少被文字精致地装饰着。真正的散文家，却得裸身子站在审美的旷野上，让生命的光柱通体无遗地照射着自己。这也当是陈海文先生喜欢散文的所在。陈海文先生能够把文学还原到生活中去，使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变成散文，这说明他始终有一个好的心态，安然地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物，看待世间的冷和暖。他说，“我的散文所写的，必定是曾掀起自己感情波澜的人和事，或爱或恨，或苦或乐，或思索寻味……所以，尽管对生活的开掘有深有浅，但在每篇文章里，都注入了我的真情和感悟。我生性喜欢朴实，所以我的散文要写得朴朴实实。”

现在的散文观念是要求散文写作更加具有可赏性，这种可赏性就

是有看头，有嚼头。也就是不再刻意强调文章的思想性，而注重文章的意思性。如果一篇文章泛泛空谈，理论的调子唱得很高，或者是啊啊抒情，空泛地提升表象的情感，都没有细致地讲说好一件有意思的人和故事而来得实际。后者会让人通过有意思的人和故事而沉入进去，从而感受到真正的意义。陈海文先生看来是早就明白这样的一种创作理念，他的散文中我们时常会看到这种有意思的东西。

在这部书里，他写出了一批可亲可敬的乡里人物。如穿着“洋气”却多才多艺、教育有方的韩老师，心直口快、待人真诚的女同学张勤，童年敢做敢为的小伙伴耿臣，总是哭哭啼啼的“能人”瞎婆婆，手脚残疾却勤劳善良、吃百家饭做百家活、自由快活的马夹子；还有结结巴巴瞎吹自己的怪人陈留奇，有幽默多趣的起了个女孩名字的能人冬妮，有事事认真却做着媳妇梦的笨人陈高诚，有受人敬重的“唱了一辈子”的老支书石爷。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构成了乡村舞台上一个个有意思的戏剧场景，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们看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并在各个人物背后透露出作者的思想 and 认识，使这些作品具有了史实性和思想性。

陈海文先生还写出了一批反映故乡生活的作品，如《萝卜和粮食的故事》、《上水》、《馋嘴的孩子们》等等。《萝卜和粮食的故事》读了让人感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竟有着“一窖萝卜，换个媳妇”的民谣。萝卜当粮食有什么好吃的呢，但在当时它却成了贫困乡民赖以救命的吃食。作者所在的黄河滩区，就因为萝卜吃而成了人们向往的能够活命的地方，不少人以各种物品来换取萝卜，还有的是以女人做交换条件。作者写萝卜换东西的这个细节，让人心惊，他写到：

“我回到家里，母亲指给我看一个快要一人高的大酒海（大坛子），说是用萝卜换的。母亲说，这是城西常村那片儿的父女俩拉来的。我们的一家邻居换了父女俩三根房檩，却不换人家的这酒海子，又不肯管人家饭。母亲本来是不用萝卜换东西的，但看那父女俩难为的样子，饿得可怜，就换下了这酒海子。母亲先给他们做了一锅萝卜糊涂，母

亲说：我给人家多切些萝卜，煮得稠一些。唉！一大锅糊涂，俩人一气喝个光。饿呀……那男人吃过之后，对母亲说：‘大嫂是个好心人，就可伶可伶俺这闺女，给她找个人家吧。哪怕年岁大十岁二十岁的都中。’那男人流泪说：‘她娘跟人家去南徐州逃荒走了，这孩子怕我饿死没人管，长短不跟她娘去……’母亲说：‘可惜了那闺女，长得可齐整了，高挑个子，一对大眼呼灵灵的，只是饿得黄瘦。’当下母亲立马就跑遍了半个村子，却没找到一个‘茬儿’。趁荒年好找媳妇，年纪挺小的男孩儿也提前结婚了。连那多年寻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有的四五十岁，都用萝卜换了媳妇。”

还有《上水》，滩区的老百姓把黄河泛滥叫上水。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描绘出了黄河放水时的情景：我家在村子的最西北头，与邻家侄子良的屋岗隔一溜窄窄的平地，这时却成了一道“海峡”，我们用一根旧梁搭了一座独木小桥。良的孩子老婆也迁安走了。他家的屋岗较低，水已平了岗子，须不住地堵水，形势紧张。我掂着铁锹，过去帮他一把，良用一句幽默的笑话表示谢意：“海婶知道了又该心疼哩！怕要对我有意见了。”晚上，月亮照得我家房院亮堂堂的，水却不住地上涨。我掂着铁锹绕房子察看。房后水中有一棵弯过来的小柳树，我习惯地用锹拨开树枝，却当的一声，锹被撞了一下！仔细一看：蛇！一条大蛇弓一样在树枝上盘着。我平时就有些怕蛇，这时不禁惊叫起来，连声喊良“赶快过来”！良以为有了险情，扛着大铁锹跑来了。却笑了：“怕它干啥！它也是逃难哩。一上水这些家伙都爬树上了。”用手灯一照，不远处水里的一棵树上就有两条！从这些描写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孙犁作品的风格。

在陈海文先生的《书祸》等文章中，我能够间接地了解到给他滋养的另一个源泉，那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斐多菲、泰戈尔、海涅等外国文学，也熟读了鲁迅、茅盾、孙犁、艾青等。这就使他的这棵大树，更加具有坚韧性和穿透力。

四

“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古人在这里说天道地，隐寓的却是文章的自然之道。自然也是散文的生命。陈海文先生的文笔总是像他的人一样，不假雕饰，淳朴自然，我们很少能看到他在作品中那种刻意的抒情，自自然然的述说中，就会展现出一个人物，一个场景。文学的百花园中，有鲜艳夺目的花朵，有蓬勃旺盛的叶草，有枝头繁盛的瓜果，而我喜欢陈先生这棵独特的让人一目了然的大树。

陈海文先生的作品无论是抒情写景，无论是叙述写事，无论是素描描写人，都充满了真情与良知。“我们处于社会的转型期，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文化问题、社会问题，遇到了许许多多有关人本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有良知的文人，而对这么多的问题，能够很好地在文章中把它传达出来的话，这个文章就有力度，就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染力。”（余秋雨语）陈海文先生的文字不是低沉的萎靡的东西，而是向上的，昂扬的，他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总是精神的，力量的。他敢爱敢恨，立场分明。可看他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有‘草民’一说。庄稼人的生命更如庄稼如小草，生生死死由天时。兵兵匪匪，人为灾祸，种庄稼的人硬是吃不上粮食而生生饿死。物贵命贱，有时，人的生命还不如黄河滩里的草！”

我还喜欢陈海文先生的“主编寄语”，这或许是职业的一种习惯，一篇篇凝聚着陈先生心血的主编寄语中，我看出了陈先生的认真，他对所发现的每一个文坛新秀都显出那般的兴奋，而他所做的《蒲园》这本刊物，又通过主编寄语而表现出他的热忱：“大雪纷飞，新年瑞雪中走来美丽的《蒲园》，然而她才是七岁的孩子啊，就难免稚气，她需要读者朋友更多的关爱和呵护。”“当我沿着十年《蒲园》七十册的书页走过的时候，仿佛走进百花盛开、果熟瓜香的故乡田野，仿佛走进众多忘年之交、老朋友新相知之中，他们都在向我招手……”

五

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说过：“不管承认与否，散文都将越来越火，写散文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与时代的大环境有关，与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关，与人生道路的曲折有关，与人性的回归有关，与生活的节奏加快有关，与阅读或观赏取向的变化有关。散文的边缘会更加拓展，散文的形式会更加随意、自然，散文的政治性、功利性会逐渐削弱，思想性、文化性、情感性的分量会加重。”我为有陈海文先生这样的文学挚友而高兴。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散文创作的行列中来。

我在山西洪洞见过一棵老槐树，它的根裸露出地面延伸到很远，树干的一半，已经枯朽，但在它的老枝上还生长着一丛绿叶，让人生发关于生命的诸多联想。而陈海文先生这株树还不老，他是树中之旺年，叶茂根深，也正当挂果时节，作为他的文友，我希望能够经常地看到他的生长、品尝到他的果香。

王剑冰：著名散文家，散文评论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曾任全国鲁迅文学奖二、三、四届评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散文选刊》主编。

此文曾由王剑冰先生发表于《中国散文评论》2008年第2期。